

蛇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蛇女

商欣著

蛇 女

商 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4 号

蛇 女

shé nǚ

商 欣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印刷

*

787×1082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14 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00

ISBN 7-5302-0227-8/I·219

定价: 2.40元

• 内 容 提 要 •

“蛇女”非蛇亦非怪。

“蛇女”是个好姑娘。

天生丽质的海花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会因技艺出众而落入五色斑斓的陷阱，成为耸人听闻的畸形，饱受难以言状的摧残。由她而引出的见义勇为者和食肉嗜血者之间的搏杀，也因此而越显惊心动魄。

本书人物鲜活，情节曲折，意蕴深沉，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与思想性。作者从独特的艺术角度走笔，触及了所谓“自由世界”艳若桃李的痼疾，颂扬了特殊环境中炎黄子孙的浩然正气。把人扭曲为“蛇”和把“蛇”回复为人的争斗，会给读者以什么启示呢？

“蛇女”会向谁倾诉……

多几套笔墨好

——不是“序”

蒲朝林

我和商欣，是在拍摄一部反映电子工业腾飞的专题艺术片时结识的。他作为电视编导在现场跑上跑下，启发演员、安排机位、结构画面，忙得大汗长淌却不让他的摄像、场记、灯光等伙伴们休息。他说他喜欢紧张，这样“才来劲儿”。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演过电影话剧、编写过戏曲剧本的先生所从事的主业原来是写小说。

相互熟悉后，我陆续读到他发表在各地报刊的不少作品，题材比较多样，内容相当广泛，作为普通文艺爱好者的直感，就是小说里的人物都挺鲜活，而且总带着这样那样的感情，我想，这可能就是吸引人往下读不愿中断的原因吧。他的长、中、短篇，按文艺圈里的说法，既有“纯”的一类，也有“俗”的一类，又互相融汇补充，林林总总近百万字，应该说是有所收获了，他却很少提及，老爱重复一句话：“写完就忘，并无佳作。”有自嘲也有自谦。

目前正付印的这部作品，我是比较熟悉的。先见其分期刊于《中国通俗文艺》，题为“被摧残的歌女”，后又由《西安晚报》、《贵阳晚报》、《南充报》等多家转载，题为“兰港歌女”。我觉得、几经编者筛选的读物，一般总能拥有读者

群。商欣收到各地读者来信百余封，其中多有好评自己却不愿提及。只是说“末流作家，不敢‘卖瓜’。”是玩笑也是老实话。这之后，又经较大修改和补充，在他的“法官”《戏剧与电影》副主编许星荣同志的督促与协助下，成了现在出版的这部《蛇女》。

我不会写书，只喜欢读书。如今要让“圈外人”来说“圈内事”真有些犯难。要评价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评论家们会说出许多精彩深刻的见解。我还是只能回到一个读者的直观上去讲两句感受：一是这部书能吸引人，二是这部书能感动人。这样，不同阅读层次（也就是修养吧）的读者皆能接受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就可算是雅俗共赏了。

出版《蛇女》前，商欣几次向我们谈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者对作品的支持和关心，首先从社会效益，尤其是对青少年读者有无裨益出发，为此书付梓化费了不少劳动。也就是说，他们与作者一样，是怀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付出。我相信，这种付出是会得到回报的。

“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是百年大计也是当务之急。基于这种现状，希望多多扶持受到读者注目的好作品或较好作品，也就成了我们的共同愿望了。常听人说，“力作难作”，难作更应努力作，前景是光明灿烂的。

我不会作“序”也不敢作“序”，作为熟悉商欣其人其文的朋友，我觉得，一位作家还是多几套笔墨好。这样大概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一九九一·二。

兰港，你今夜真要发狂么？

是的。

南风如酥的初夏。按时令，本该是天蓝蓝云淡淡、万物皆宜的“青春季节”，然而，这座被多种肤色的人誉为“东南亚宝石”、“女皇钻戒”的现代化商埠，却霍地卷起一股看不见的飓风，铺天盖地，穿堂入室，迅速渗透到每个角落。需要说明的是，这股横空飞曳的飓风，一不伤人，二不毁物，并不具备使人惊骇的破坏性。

无影无形，它钻进了切断阳光的摩天大厦，也涌入了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巷，东起皇后大道，西抵鳄鱼海湾，整个灯红酒绿、熙攘喧哗的城市，霎时间都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与震颤之中。

“看电视广告了么？几个频道全是！”

“吓人一大跳，绝对的刺激。”

“太玄了、太玄了，不可思议……”

“当然，货真价实的今古奇观。OK！”

“天啦！这……这是真的吗？”

真的。确实是真的。

这股超级飓风的风源，在兰港各电视台和报纸的新闻记者们身上。他们争先恐后于今日抛出的“超级奇闻”，比过去任何一次“特急消息”、“独家报道”更加耸人听闻，具有难于抗御的神秘性和挑逗性。好奇，是人们的第一天性；怀疑，则是人们的第二天性。从事新闻传播的行家们懂得心理学。明知人们不会全信其真，亦不愿全疑其假，便于扑朔迷离中任人沸沸扬扬地争议打探，那就正中下怀。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随着声光电子科技的发展，兰港的电视覆盖和辐射已是网上加网，五色杂呈的节目早已进入通宵达旦播映的阶段。每天，每个频道的黄金时辰大都是午后1时至3时和晚上7时至12时。在众多的电视台中，AKG广播电视公司一贯奉行“无孔不入”、“无秘不报”两项宗旨，蜚声兰港内外。它曾以抢先于同行8个半小时的速度报道过“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当代功夫片武打巨星张天龙暴毙”等热门新闻，从而成为强中之霸。今天午饭时分，它又率先煽风，使众多口里还噙着食物和饮料的男女，个个瞠目结舌，惊愕万状。

黛妮“亮相”！

满面春风的靓女使电视屏幕多了些艳丽。黛妮原是职业服装模特儿，第十九届全港“选美”的亚军得主。之后，随着比她父亲还年长3岁的丈夫进入电视、电影界，在十来部影视片中包揽过二三流女角。稍有名气，便突然宣布与她的

白发伴侣友好分手。黛妮除恢复“小姐”的雅号外，头上又多了一顶“三栖明星”的桂冠。眉目传情，服饰华美，再加上伶俐的口齿，使她的身价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地位，因此，在一般性节目中她决不轻易露脸。今日竟破例地担任播音员，说明即将播发的新闻必定非同一般。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

在沙克士风、电吉他和七音钢鼓的伴奏声中，含情脉脉的黛妮向所有注视她的观众扔去一个漂亮的飞吻，随即漾出职业性的微笑。

“我，黛妮，向各位请安、问候……”

温言软语，抑扬有致。她的胸脯上坠着“咪咪宝石公司”刚投放市场的翡翠王项链；双唇点染一层“百年妙龄”牌唇膏；“索菲亚·罗兰型”多棱镏金耳环衬着黑的鬓丝白的耳廓……煞费苦心的新潮广告集于一身。黛妮明白什么是“目遇之成色，耳得之为声”，雍容华贵的装饰最能招徕顾主，这叫巧妙。

“我，黛妮，非常想念各位！”这是千篇一律的开场白。不同的是，此刻，黛妮那两道精描精画的细眉，猛然挑起，情不自禁地闪动着几分神秘与兴奋，而后是停顿。

这停顿既是铺垫又是悬念。

艺术的残酷手段之一就是“吊胃口”。

胃口“吊”得恰到好处时，黛妮突然一改流行的柔腔软调，用极快的节奏颤声说道：“我万分荣幸地向诸位报告，那空前绝后的奇观将出现在本埠，那千载难逢的奇迹将降临在本港。驰名东南亚的‘梦幻歌舞技艺团’来兰港献艺，今晚作首场演出。常言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又道是：

‘百闻不如一见。’他们的绝门戏，定会使您神魂颠倒，拍案称奇！因为，女士们！先生们！您将会看到蛇——女——！”

“什么什么？”人们顿时大哗，“蛇女？”

当这两个根本无法搞到一块儿的字，猛然撞击人们的耳膜时，黛妮眨眨眼，诡谲而俏皮地笑了笑。她又有意稍事停顿，让预料中的躁动也稍事平息后，再倏地提高嗓门，款款道来：

“据此间权威人士披露，这位‘蛇女’，乃是二十世纪电子时代里，人、动物、艺术与科学的高度完美结合！她——冰晶玉洁，国色天姿，既是一位能歌善舞的妙龄女郎，又是一条令人胆战心惊的巨蛇！具有妙不可言的欣赏价值和不容低估的研究价值。从今晚起，在海司巴空中花园剧场演出。可以预料，这将引起一番盛况空前的轰动，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先睹为快，莫失良机！每票……”

巧舌如簧，燕语莺声。黛妮毫不怀疑，自己对“蛇女”绘声绘色的如斯渲染，肯定会在所有观众的脑海里映出千奇百怪的幻象。这是驱之不散，甩之不开的幻象！花花世界，花样翻新。如果不施出浑身解数，使人眼花缭乱，谁还有兴致去猎奇寻欢呢？

别以为只有AKG才善于钻营，手眼通天。在兰港的舆论角逐场上，姣姣者还大有人在。

发行量很大的《兰港晚报》，就风风火火地将“号外”抛向大街小巷，万户千家。彩色版上，通栏大标题单刀直入：

当然惊险！绝对奇异！

十足恐怖！万分迷人！

错过一时，悔恨终身！

正文也不含糊，一大串形容词加惊叹号，像无数看不见的指爪，轮番搔拨读者们的兴奋神经。

提前出版的《夜来香周刊》也不甘示弱，在充塞着黄色性感文章的有限版面上，破例地出现了一首类似闽南戏唱词的诗：

人面蛇身何处有？

万众遥指兰港城。

沉鱼落雁貌，

狰狞如鬼身。

唔呀呀，

一见钟情，

一见勾魂。

.....

就这样，在华灯初上时分，“梦幻歌舞技艺团”便以高人一筹的生意经，夺走了酒吧、舞厅、桑那浴室、高尔夫俱乐部、赌场乃至地下妓院里的顾主。神秘而诱人的线，紧紧牵着他们涌向海司巴空中花园剧场。

在一辆驶往海司巴空中花园的双层大巴士里，站着29岁的罗国光。他只能侧着魁梧的身躯，占据一点点空隙。憋闷、窒息，有如罐头盒里挤压的沙丁鱼。许久没出现过这种讨厌的超载了。这位《华侨之声》报的主力记者，宽阔的前额已过早地刻勒出几根皱纹，黑白分明的眼眸里半有热情半藏冷峻，端正的鼻梁下是经常紧闭的嘴唇，给人以刚毅沉稳之

感。罗国光不像其他以笔耕为业的作家、记者那样文质彬彬、纤弱温良。他身上少有书卷气，却有着魁梧的体魄和过人的臂力。乍一见面，准会被人误认作搬运工或运动员。

下午，社长刘望中把罗国光请进办公室，将一件紧急采访任务交他速办。深度近视的社长是位从不知激动为何物的老办报人，此刻竟一反常态，提高嗓门儿嚷道：“这算什么，哼！？……荒唐透顶！十足的畸形表演，居然能公开应市，居然能获准上演，居然有人为之大加捧场，奇货可居！”他把一大摞报纸推到罗国光面前，镜片后的眼瞳熠熠有光：

“瞧瞧，好端端的姑娘，居然……唉，不可思议、无法解释。”

“是么？”罗国光叼着一支廉价的“龙虾牌”香烟，像是在耐心倾听，又像是在苦苦思索。

“怎样，也去‘猎奇’一番吧？”刘望中朝他投来询问的一瞥。“如果有必要，就客观地报道一下。唔？”

罗国光掐灭烟蒂摆了摆手：“无聊！”

“哦？”刘望中从来欣赏他这位下属的坦率和敏锐，“何以见得呢？”

“顾名思义，起码是残忍的买卖，舍此无它。”罗国光反问道：“社长先生，难道咱们的版面就这么掉价？”

“既有新闻，记者焉能坐视？”刘望中知道遣将不如激将。“知道么，这位‘蛇女’芳龄十九岁半，遭遇奇特，是一位中国姑娘！”

刘望中的最后一句话刺得罗国光眉尖簌簌颤抖。他迅速抓起袖珍录音机和速记簿，塞进手提包。几分钟后，他已在乱哄哄的双层巴士里任其颠摇了。一个个使人难于平静的念

头，也在他的脑海里颠摇出许许多多问号。

为什么叫“蛇女”？

“遭遇奇特”所指为何？

天生的人兽合体？

真是现代医学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怎么会“能歌善舞”？

老板！老板又是怎样把她弄到手的？

大幕后边，就没有隐藏着别的什么吗？

这时，一件意外又不意外的事，打断了他的思绪。从人缝中，悄然探来一只格外灵活的手，轻捷自如地钻进了罗国光鼓鼓囊囊的提包，随意搜寻。罗国光不动声色，也悄然伸出两根指头，兀地运足腕力，铁钳也似地夹住了那只手。接着，满车男女都听到了一声凄厉的嚎叫。

窃贼缩回红肿的指爪，很快恢复了镇静。此人相当年轻，眉目中却藏着一股涉世已深而玩世不恭的老气。他并未夺门逃遁，反向罗国光讨好地笑笑，一拱手递过几句兰港“逍遥帮”中的黑话：“阿弟瞎了灯胡乱撞，碰到如来，请菩萨掌下留情！”（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大哥，原谅原谅。）

罗国光也随和地一笑：“伸手为敬，抱拳为友。不必客气！”

“痛快！”

“哪里。”

那人以极神速的动作，递过来一张名片：“请多多关照。”看这架势，恰像是从别人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样。

匆匆一瞥，罗国光并不在意名片上的头衔、住址、电话

之类文字。他觉得此人的姓名倒挺有特色：龙中虎。

“也是笼中虎哇，妈的！”他苦笑。

罗国光也回他一丝苦笑，再无言，干脆微闭双眼敛气养神。真是喧嚣世界，人欲横流呵。罗国光又续起适才被突然打断的思绪：

“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我们的同胞姐妹。我就是冲着这一点去的！对，细处落笔，巧处落刀，我得先弄清她的身世！”

2

海司巴空中花园地处兰港超级娱乐区，经营之道，通达为上。不分层次高低，有钱一律请进。这里便成了各类人众汇集的消闲娱乐中心。在兰港，不论是人是物，只要沾上洋味儿十足的名号，就会增添几分名贵与高雅。其实，海司巴只不过是依山面海、耸于高处的建筑群体罢了。“新浪潮浪”的建筑师们，采用不等边的角度、不规则的布局修造庭园，以凌乱美引人注目。绿草如茵的地面，拱起一簇簇蘑菇形的人造假山；大棕榈撑开张张婆婆的巨伞，满树闪烁的七色彩灯变成串串异果；凤凰树的枝丫上挂满了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布帘广告。山水林木应有的姿容，被抹上商业竞争的色彩之后，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瞧，顺着斜形大道直去，会突然地发现在芳香四溢的花木丛中，有一幢似楼非

楼、似堡非堡的建筑挡住视野，兽头虫身，光怪陆离。谁要是初次置身于此，往往会昏头胀脑，不知进退，如陷“八阵图”中，以怪异著称的海司巴空中花园剧场，由此便收到了“不可小看，不可不看”的特殊效应。

置身于高处的观众休息厅，白天可以俯瞰半城景物，夜来能够纵观港内外流光溢彩的风情，包括停泊在码头的各国商船、油轮。设计师是意大利人，大名海司巴。此公是角斗士后代，特别偏爱仿古罗马角斗场款式结构，于是便有了这个东方小赝品。据说，破土动工时，神采飞扬的海司巴吐出了一句名言：“既然人生是个角斗场，那么，舞台更是角斗场中的角斗场！”这话放在这里倒也贴切。观众穿过银灰色环形外厅，绕过一排排上圆下方的石柱，便可进入看台。舞台，恰在扇面的中心点，从观众席的任何角度，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聚光灯下表演的精细之处。

“角斗场”就不能遮遮掩掩！

离开演还有15分钟。观众厅里早已水泄不通。舞台四周的转盘灯逐一开亮，映照着凌空垂挂的三角形、长方形彩旗，这一片五颜六色是“梦幻歌舞技艺团”到各地巡回献艺时的特别标志，有些俗气，然而招人眼目。紧接着，以电子琴为主奏乐器的乐队，开始奏响幕前曲，顷刻之间，小号嗒嗒，拉管嘟嘟，定音鼓和大镲的混响如疾风乱卷，汇成了震耳欲聋的声浪，猩红的大幕开始颤动了。

“OK！抓紧抓紧……”

衣冠楚楚的“梦幻歌舞技艺团”经理庞彼德，兴高采烈地在后台穿来走去。他常年飘洋过海，知风识浪，险中求胜，自然多谋善断。对台上台下的行情、头寸，更是稔熟之

至。取庞彼德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自信自己既具有东方人的深沉老练，更具有西方人的精明果断。庞彼德虽已双鬓染白，油亮的两眼依然灼灼有光。善于保养的他，每天修剪一次胡髭，于是在人前就总有青春常驻的笑容。此刻，他用丝绢擦拭着秃脑门上兴奋的汗星，踌躇满志却笑得格外和蔼可亲。

“请多多卖力呀，诸位！哈哈……”庞彼德环视四周，对即将上场的男女演员们连连拱手，“开幕见喜，大吉大利啊！”

“全托老板的福哇！”

“庞经理财运亨通，我们也沾一身油气儿呀！”

后台流动着一片哄笑声。

“我想奉告诸位，今晚的开台戏非比寻常，可以说是‘一锤定乾坤’！”庞彼德悠然地取出香味浓郁的吕宋雪茄，剪口，吧燃，深吸一口，徐徐吐出，再眯着眼瞟瞟袅袅升起的烟圈儿。这是他在怡然自得时的一种习惯。“兰港娱乐游艺圈的头面人物亲自关照过了，就不怕太阳不怕雨，日夜康泰。干咱们这个营生，谁都明白：货卖堆山，艺卖新鲜。只要今晚的开台戏十足香艳鲜色、刺激叫绝，保管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

“呵哈！”又是一阵欢叫。

幕后和台前同样亢奋。

按常情，首场献艺，沉浮得失一瞬间，对任何一个戏剧团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梦幻歌舞技艺团”却绝无过分的惶恐和紧张，人们心里明白，庞彼德心里更有数：奇货可居。即将粉墨登场的“蛇女”，截至目前为止，在这

个希奇古怪的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

“老板哎！庞经理！”喊声惊惶人也惊惶，身着羽纱迷你裙的淑云，气喘吁吁，匆匆跑来。“庞经理，今晚，像这样……没法儿演啦！”

淑云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似半空泼下一桶冷水，顿时把人们脸上的笑意冲刷尽净。

庞彼德怔住了。他灵动的眼珠在姑娘丰满匀称的身上迅速扫描了一下，竭力保持住应有的平静和稳重，正色应道：

“淑云小姐，要知道，在首场献艺之前开这种玩笑，是很不应该的！”

“您……唉！”

“说个明白。”

“您完全清楚的呀！”淑云眼睫眨动，有些不满。她把庞彼德请进了更衣室。“她，她……又昏昏沉沉的了！”

“谁？”

“还能有谁？‘蛇女’海花嘛！”

“哦——哦哦。”燃到头的吕宋雪茄炙着了手指，庞彼德兀地抖了一下。虽然额上暴起的那股青筋像蚯蚓悄然蠕动，却不容许他的雇员慌里慌张。“三灾两病，人之常情，也犯得着这么大呼小叫？”

“她浑身好烫好烫。前些天，她就在带病硬撑。您完全清楚的呀！这会儿她实在……”淑云倏地红了眼圈，急切地恳求道：“庞先生呵，好经理！今晚，您就抽下她的节目，让海花妹歇一场吧！就歇一场。呵？”淑云并不是傻大姐，她知道，此时此地的这种哀告是无济于事的，但她还是存着一丝侥幸，一丝希望。